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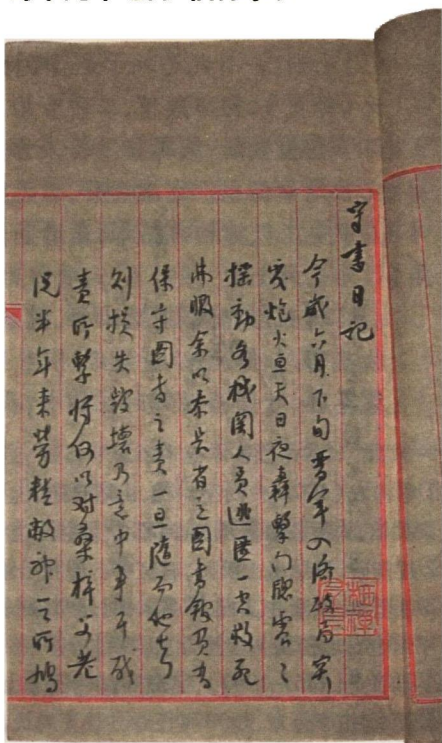
王献唐《守书日记》辑注

李勇慧

王献唐未刊稿本《守书日记》(1930年7月7日-9月10日),记其在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、冯玉祥“中原大战”时守护山东省立图书馆藏书之过程。日记虽仅两月,全文却达三万余字,内多版本考证、书画鉴赏、文献搜集、读书札记,略涉人物评述、朋踪聚散、朝野见闻。限于篇幅,仅辑录其中有关读书、校书内容,并略加标注。

《守书日记》 献唐初稿 时十九年七月 栖禅亭长^①

今岁六月下旬,晋军入济,政局突变,炮火喧天,日夜轰击,门窗震震摇动,各机关人员逃匿一空,救死弗暇。余以忝长省立图书馆,负有保守图书之责,一旦随而他去,则损失毁坏乃意中事耳,职责所系,将何以对桑梓父老。况半年来劳精敝神之所鸠聚,为吾身命所托者哉!乃自率馆中同仁监守图书,效死弗去。时经费停发已两逾月,仰展拮据,乞债度日,静俟新政府派员接替,完吾责任。长日寂坐,愁思万端,自忖所处,正如阿鼻地狱^②,此在吾生平亦可记述之一愁苦时期也。遂自七月八日起逐日以所举措随笔计之,前此困况已为烟云过眼矣。十九年七月七日,王献唐书于山东省立图书馆。



①“栖禅亭长”,王献唐别号,盖以栖息于禅家之守门人自谓也。

②语出《法华经·法师功德品》。阿鼻,梵语译音,意译为“无间间断”,即痛苦无有间断之意。

(民国十九年)七月七日

蜚英斋送所裱李南涧画像至,乃吾为图书馆以重价购自潍县陈氏重付装潢者。像中有残蚀数处,研色补成,并为长跋,述南涧生平及收藏经过,囑祥农^①书于像之边绫,又题诗一什。[略]自拓建初砖^②三纸,梁普通瓦一纸,尚不甚恶。建初砖,《山东通志》、《济南县志》所载释文讹误颇多,前属友人董坚叔^③作本馆《金石志》,为补正文字。余又以所见邹适庐^④藏同一砖拓本证之,莫不吻合,至是当无遗憾矣。

七月八日

检《滕县县志》及毕秋帆《传经表》《通经表》,撰《滕县新出土之汉画像及其它》一文,仅为一章,述滕县疆域沿革与画像关系,可二千言。午后赴各阅览室巡视一过,指示办理交代清册。五时外出,至商务印书馆购《说文稽古篇》,至东方书社购《中国美术史》。……因阅《说文稽古篇》数章,立说颇精。又思及古代货币命名意义,其一部分全由最初物物交易时之物名沿承相用,如币、刀、钱、布等均是也,拟为文说明之。晚万章^⑤来谭,即写信中致中国书店一函,托其物色瞿木夫著《武梁祠画像考》一书。

七月九日

撰《泉货名释》^⑥。先检李氏《古泉汇》,类聚钱名得十数类。共阅《泉汇》七册,一日几悉耗于是。[略]过蓬莱书局,见殿版《朱子大全》及原刻马氏《绎史》,初印颇精,二种合给三十元,不肯售。先带《朱子全书》回馆,灯下翻检数册,编辑初不恰人意,盖以集中文字割裂,以类相从,更不知原文首尾如何也。迩来奇窘,已无力购此,性之所嗜,宁负债购之,传习之熏人深矣。以建初砖拓本,送请坚叔题字。

七月十日

辑五^⑦经营书业数十年,精于鉴别,为此地书友之冠,谈北京藏书家掌故甚晰,如傅沅叔、董绶经、陶兰泉,皆其故交也。又言幼时为琉璃厂学徒,缪荃孙、叶郎园德辉时往购书,及数年前叶氏以保皇被缉,逃至北平,日长

①牟祥农(1905-?),字半樵,山东日照人。青岛大学毕业。1929年至1939年在山东省立图书馆,先后任事务员、编藏部中文主任、金石部主任。

②建初砖,日照出土汉砖,有文字。原藏于献唐伯父廷樵,经献唐动员捐赠入馆。

③董坚叔,即董井,山东邹县人,时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。通金石,精篆刻,著《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志初稿》、《勉行堂印存》。

④即邹安(1864-1940),字寿祺,一字景叔,号适庐,浙江杭县人。

⑤万章,指李万章,1930年任滕县教育局局长。

⑥王献唐《泉货名释》,原稿未见,内容存日记中。经考,与王献唐《中国古代货币通考》所论有暗合者,或即该书之草稿。

⑦辑五,彭姓,河北人,书商。王献唐《跋盘亭小录》誉其“鉴别板刻,冠出群伦,……然无其恶习,故可交也。”见《双行精舍书跋辑存(续编)》,齐鲁书社,1986年,第102页。

无寥，坐书肆中为之代缮书签，插架累之，皆其手笔也。余因忆前在海上得叶氏藏书一种，颇怪叶氏家甚丰裕，曷以散去。后阅报，前年在籍为共党枪毙，子孙以书不能守，尽售之海上，就中以中国书店所得最伙。今观其书目，多有叶氏批校善本，惜力不能购耳。叶君精于版本，所论俱有独到，尤注意近代版刻，考证源流及获此书，无不厌其详，固与“百宋千元”^①之收藏家，其见地有别也。

七月十一日

刘仁斋来，言某姓有抄本《说文义证》，批校甚多，以为原本，不知乃抄本也。桂氏底本，吾乡许印林依以校刻后即归同邑丁少山^②，少山子孔章以二百金抵押于莒州庄寿星^③，现当存其家也。[略]今年春间曾为本馆以千零五十元购得马竹吾《玉函山房藏泉》六百一十版，千零四十六品，每钱各为考证，嵌刻板上，即择其奇异者以纸拓出，藉以赏玩，并颐养身心，计先拓十五纸。[略]彭辑五来，因言前见北平富晋书局书目，有罗纹纸抄本《隶续》八卷十六册二套，索价四百元。原定翟云升^④自写原稿，未刻行。或是《隶篇》初稿。辑五言此书系彼购自潍县郭氏^⑤，以四百元售罗叔蕴，但用原毛边纸抄写，罗纹纸此不符者一。又富晋此书定四百元，八折三百二十元出售。罗氏家世丰裕，安能亏价割让，此不符者二。当是别依底本影写，伪为底本也。

七月十二日

检记《泉汇》三册。午饭后至万章处谈一时，致辑五一函，旋携装订书五种来，皆日前为图书馆所购之周永年底稿诗文集也。津浦、胶济两路战事甚烈，苦不得真象。至各阅览室巡视，所有交代清册已缮达十之八九矣。为君和题画。三时赴商埠，至高玉阶家，即在彼晚餐，八时始回。复检记《泉汇》数册，已竣事，越日可着手整理矣。神思疲敝，阅《拜经楼藏书题跋》二卷。

①指有嗜古同好的黄丕烈、吴騫。黄、吴二人是好友。黄氏宋元旧本善本书藏书处曰“百宋一廬”，吴騫善本收藏处曰“千元十驾”，一时成为书林佳话。

②丁少山，王献唐外祖，受业许瀚印林，小学、金石为一邑冠冕。尤工书画，篆隶山水花卉俱臻妙诣。

③莒州庄寿星，即庄陔兰（1870—1946），字心如，号春亭，山东莒南县人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进士，任翰林院编修。民国初年，曾任山东省议会会长、国会参议院议员。1914年后又任山东省民政长官公署总务厅厅长、兼任山东图书馆馆长。

④翟云升（1776—1858）字舜堂，号文泉，山东掖县人。道光二年（1822）进士，清代中后期著名古文字学家、书法家。

⑤潍县郭氏，山东潍县郭裕之，生卒年不详，字申堂。高庆龄甥。嗜学耽古，喜聚书及蓄印章，获归化所出古鉢官私铜印凡一千馀钮，乃编次而附于其舅氏高庆龄《齐鲁古印摺》之谱后，成《续齐鲁古印摺》。

七月十三日

老拓工于君来,谈及嘉祥武梁祠画像事,彼言附近尚有一墓,墓内均嵌画石并有题榜。近年塌落一孔,曾爬入墓内以手抚石,果刻有花纹,据当地人言,墓中所葬乃一女尸,亦武姓也。其言与坚叔所述正同。坚叔又言,附近不止一墓,调查尚有三四所,均有画石,惜无人发掘。今年春初省府聘余为全省古物古迹保存委员会委员,余拟为《发掘全省古墓计划》,一为嘉祥,一为滕县,一为临淄。就中以临淄一区古物尤多,据历年所出瓦器及鉢印泥封之多,证知该地不但为古代国都,且为制陶器及铸铜印之总汇。前曾为卫聚贤^①君言之。日前中央研究院派安邱某君及临淄于君前往发掘,过余商洽此事,亦极以为然。惜军事发动,道路阻隔,未及发掘,即折回北平。余以将去之身,更不知何年始能实现此计划也^②。午饭后过万章家寓,谈半小时。续撰《泉币名释》,至晚十时毕。钱、币二字先后可五千言,大意以刀、币、钱、布诸称,皆由古代交易物品于沿得名,并证明钱初为铲,乃一种农器。今日流传之空首布即仿铲形为之,沿变为方足布、尖足布,皆前人所未发者也。

七月十五日

翻阅《币制新论》、《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原富》、《经济学》、《国民经济原理》诸书,欲与古代币制有所参证。

七月十七日

翰文斋送所装《齐鲁陶文》^③,乃日前为图书馆所购古陶器文字之拓片,为潍县陈簠斋旧藏,共一千八百件页,别印纸片,使翰文斋黏附于上,颇费目力,至是以单片送来,余拟选其文字清晰而不重复者为正集;其文字不重复,而拓印漫漶者为闰集;文字重复者为附集。并拟以正集付印,向国内之治文字者,因此书能集现代陶文之大观,向来未有,以之印行者也。惟选择编定手续甚繁,必俟选编妥竣,方能装订成册。余拟将去之前,必为本馆完成之,并作一长序,至能印与否,则俟后之君子矣。

①卫聚贤(1899-1990),号卫大法师。山西万泉人,北平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,1928年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。战时在重庆任“说文社”理事长,主编由孔祥熙资助的学术月刊《说文》。王献唐曾在《说文》发表《汉书食货志订议》、《新出汉熹平春秋石经校记》、《甲饰》、《新出汉三老赵宽碑考释》、《竹落》等古文字学考证论文五篇。

②为了保证中研院史语所在山东考古发掘工作顺利开展,由中研院提议,1930年与山东省政府合组“山东古迹研究会”,对山东文物古迹进行“调查、发掘、研究”。史语所所长、山东聊城人傅斯年当选为本次会议委员长,李济为工作主任,王献唐为秘书。该会在民国期间,先后在山东进行了三大重要文化遗址的发掘,分别为章丘城子崖遗址、滕县安上村遗址和日照两城镇遗址。

③山东临淄及邹、滕一带所出土周秦陶器,多为潍县陈介祺簠斋所得,先后搜得万余件,将有文字陶片汇集拓存。献唐自1930年起,三次向陈氏后裔购集,经整理装粘为112册,簠斋所藏陶片文字尽在其中。

七月十八日

阅《拜经楼题跋》数页入睡。吴氏藏书抄校本居多，宋元本较少，每于题跋中想见前辈风流遗事，辄为向往。余之藏书亦多喜校抄，家世贫寒，宋元本不可得，每以校抄本自诩，曰此前辈心力所萃，海内无二者，间或自抄自校，视之更为拱璧，所谓穷措大之心情，不值大雅一哂也。

七月十九日

午饭后作颂敦^①盖二跋，书于所藏拓本之上。颂敦据前人著录，海内共有四具，余存拓本为潍县陈簠斋藏器，原器已由此地文宝斋转售于上海，陈氏得千五百金，此其转售时私拓本也。盖文“甲戌”，“戌”字作“成”。吴清卿以为假借字，实即古人之讹文，知钟鼎彝器中亦或不免也。

七月二十日

前购明正德本《百川学海》零种，囑聚文斋重装，至是送来，即检《天禄琳琅书目》、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、《适园藏书志》及《郎园读书志》诸书，考其源流，作一长跋。晚饭后出外散步，见墙上所贴标语一律洗去，或军政又有变化耶！

七月二十一日

午后接陈墨迢^②寄赠《亿年星金石说》二册，一转赠本馆，一以自存。墨迢此书乃汇集近年所作金石跋尾而成，忆周庆云^③所辑金文，采录墨迢说颇多，未识编入否？

七月二十二日

观丞来言，绂辰^④先生已病故十餘日矣，兵戈阻梗，音信不通，故今始知。先生人极温厚，能为篆隶书都甚畅美，聚古铜器最多，鉴别一时无对。少在北平从盛伯熙、王廉生诸先生游，故闻见极广。本馆前任馆长也。老辈风流一时顿尽，可为浩叹。[略]得旧抄《续金瓶梅》残本一册，书为诸城丁野鹤旧著，原为二十四册，以内中干犯时讳，迄未付刻。诸邑有传抄本，闻庄式如^⑤家藏有一部，足备清初遗民掌故，引证书目内有丁野鹤《文史》一

①史颂敦，清末山东潍县著名金石家陈介祺收藏，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重要藏品之一。

②即陈邦福（1892-1977），字墨迢，号慕庐。江苏丹徒（今镇江）人。精于金石、音韵、考证诸学，尤通甲骨文字，著有《殷虚羣契考》、《殷契说存》等。与献唐有文字交。

③周庆云（1864-1933），字景星，号湘舲，别号梦坡，浙江南浔人。

④绂辰，即丁麟年（1870-1930），号筱石，室名移林馆。日照市东港区涛雒人。光绪间进士。历任户部郎中、兴安府（今陕西安康）知府等职。1920年2月至1929年5月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。藏古器甚富。于钟鼎文字研究方面多有建树。主要著作有《移林馆吉金图录》、《三代名器文字拓片集录》、《出土文物分类集录》等。1929年5月因病辞职，未几病逝于青岛。丁麟年辞职后，齐鸿照继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一职。未几，丁氏力荐同乡王献唐继任馆长。

⑤庄式如，山东莒县人，喜收藏金石。

种,《通志·艺文志》内无之,亦可补阙,原题琅琊丁耀亢。亢,即野鹤一声之转也。

七月二十三日

侯素庵来谭,此君为天津人,能以旧砖仿制六朝佛像及有字汉砖,其花纹字体都形神毕肖,此间汉砖充斥,多其所仿。南京各古玩铺之汉砖瓦,亦多为其数年前在京所制者也。仿古之才,一时无二,惜性情不羁,偶有所入,为烟酒耗去耳。午饭后刘仁斋来,翰文斋主人托其向北平富晋书局转购罗振玉所出各书。

七月二十四日

阅《拜经楼题跋》所记《临安志》数条。宋本《咸淳临安志》,海源阁有之,本已不全,去冬余至海源阁时仅见二册^①。日前千顷堂主人朱君来言,有持宋本《咸淳临安志》数册求售者,内有抄册。余疑为海源阁藏书之被兵匪抢出者,询其书版款式,亦均相似,惟所钤印章不符。岂齐鲁之间别有一宋本耶!

七月二十五日

接叔弢函,索杨氏书目,即寄去,并覆一函。午饭后作《朱鲁存遗集》一跋。阅《閩潜邱札记》二卷,并书一短跋。续撰《泉货名释》,述古代币制本位之沿革。访坚叔谈二时。晚饭后,万章来谈,余语多无拘束,俟后悔之,应自改之。续撰《泉货名释》,先后得千餘言。天气极热,至十一时入睡。

跋钞本《朱鲁存遗集》

钞本《朱鲁存遗集》二卷,共文三十首,前有方宗诚所为传,后有吴延栋、方潜、方宗诚诸叙及朱兆兰书后。日前为山东图书馆收得钞本一部,与此正同。据朱氏书后,曾照录清本分送乡先辈,当道诸公分别校对作序,此钞黏有墨框书签,他人传抄必不专印此签,当与图书馆所收者同为朱氏分送清本之一。时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饭后漫记。

续《潜邱札记》偶记

室中东南隅谓之窻,西南隅谓之奥。今俗语谓屋之角隅为加(各雅切)拉,加拉即窻奥之转音。

七月二十六日

翰文斋主人送《庄子翼》覆明刻本来,阅之殊无是处。[略]晚饭后续考古代货币铢两之比较。古今权法不同,人各异辞,明日当以粟黍用古法权之,藉以比较,亦仅得大概耳。校山左碑目二十页,为图书馆代还芳润斋、寄观阁、蓬莱书局书债。十二时就床,检阅潜邱札记册半,入睡。接陈墨迺来函,考释滕县新出土画像数事,并附亿年堂金石跋单页全部。

^①王献唐 1929 年 11 月 18 日由省府委派赴聊城,清查被土匪掠过的杨氏海源阁藏书情况。

跋姚伯昂楹联

是联得自中牟仓乐轩，尾款署青波，其先人之字也。乐轩为余同寅，家世递传蓄藏书画甚多。清末供职北平，与盛伯熙、王廉生往还，尤精鉴别。年来所收书画，陆续散出。余存有元人画佛，亦乐轩旧藏也。今岁春初得姚伯昂墨菊立幅，日前蜚英斋又以此联介绍求售，一书一画，同出竹叶亭生，正可取以相配，议价既成，即付装潢，并记其缘起于此。

题画诗

泼墨灯红漾作团，画图省识几回看。雪花如掌心如铁，同向天涯问岁寒。

此系去冬所作。

七月二十七日

午前取黍子依法权之，约计周代二两七钱馀，合现在称药材之称一两，此事前人旧说颇不一致。宋陈无择谓古人十两当后代三两，《千金》、《本草》以古人三两当汉代一两，康熙《几暇格物编》以古人一两当后代半两。今比验结果，以《千金》、《本草》所述较为近实。然当时之称，及陈无择、康熙所用之称，与余所用，恐多未合，此亦略得大概而已。吴清卿^①有《度量衡实验考》一书，已托翰文斋向北平代购，俟寄来再以取证。

七月二十八日

晚饭前，检阅《逸园印辑》。饭后，摘莲蓬一颗，于桥上朱栏间剥食，甚美。复登朝爽台，遥望千佛山腰，晚霞斜射，赤红如锦。仰视天际，白云滢荡，往来疾驰。忽为日光反照，变作晚霞。晚霞之中，如楼台，如沙洲，又如山峰丛木，瞬息万幻。其下碧水绿荷，一望无际。白鸥片片，遂翔波上。画舫远至，即相率作队飞去。笙歌之声，亦旋随画舫俱至矣。即飭仆人移桃笙台上，卧览《补罗迦室印谱》，精神甚快^②。书凡四册，翻阅初毕，炮声忽起东方，陆续不断。因思自然景物无不入妙，其唯一戕害自然之螟贼，即号称万物之灵者也。

七月二十九日

曲水亭古玩送黄虞瓢《芍药》甚精，连澄泥陶器字册留之。午饭后，天甚热。取《簠斋藏古目》来，为跋题之。又题元刊《宋史》残本。检阅《吉金所见录》，坚叔送所题汉建初砖来，即赴坚叔晤谈。晚饭后至万章处小坐。为佩实篆书堂幛。续撰《泉货名释》，述古代铢两重量。散步二十分钟。阅

^①吴大澂(1835-1902)，字止敬，又字清卿。

^②王献唐喜研老庄，向往归隐山林之生活境界。其《太平十全之室日记》(1934年9月29日)云：“吾自弱冠以前，即出处作事，而时时有退休之思。逐年服务图书馆，除于著述阅书稍得乐趣外，余皆触事厌烦。口不欲言者言之，心不欲为者为之。终日人来人往，了无正事。空废时日，又不能不应酬。每于退食之馀，辄想山林之乐。”

《墨缘小识》、《秦玺始末》入睡。是日接黄雨香函，致莘农快函。以山楂泥起所藏小铜器字锈，颇见效。

七月三十日

省政府已派赵君^①为图书馆长，一月内延候交代，至此始来。经此巨变之政局，风声鹤唳，余以典守图书，全始全终，谢此仔肩，可以对山东父老矣。

七月三十日（案：应作三十一日）

至山东书局、翰文斋，前有代捐之书籍，即便取来，计董刻《梅村家藏稿》、《铁函斋书跋》、《殷墟书契后编》、《秦书八体原委》、《簠室殷契微》，又《乐毅考》、《国文探索一斑》。

八月二日

至南门里旧书馆，得通志堂初印《尚书表解》、雅雨堂刻《北梦琐言》、《大戴礼》各一部。[略]新馆长到馆，即赴馆接洽，并介绍馆中同仁与之相见，当将交代清册交出，分别点收。

八月三日

访万青，参阅所藏书籍、碑刻。冒雨回紫阳书屋，阅《清华学报》数篇。晚饭后写《宋史》及《簠斋藏古目》跋语。

八月四日

午饭后至蜚英斋裱画，至聚文斋装书，又至翰文斋取目前所订各书，得过录王惕甫批本《海录轩文选》。回至茹古斋得明抄《大明一统赋》，托其主人钱君代购《古泉汇》，留十元为之。

八月五日

阅《三事忠告》二册，撰《养一斋诗集》及《三事忠告》二跋，读《梅村诗》一卷，又阅《铁函斋书跋》。坚叔送所刻“岫云书窠”^②印来，并附一函。

八月七日

至曲水亭各书肆闲游，得抄本《溢法汇考》，并以他书交芳润阁修理，又购印章数方。

八月八日

阅《铁函斋书跋》。撰《李太白集》跋、建初砖跋、《百川学海》跋。

八月九日

撰《天冠山诗》跋。雨零沥不止，仰卧床上，看《荡冠志》小说，文笔尚不恶，一日之时光尽耗于此矣。

八月十一日

书《梅村家藏稿》跋语。[略]乘周、子衡索书，俟于明日为之。

①指赵正印。1930年7月20日至8月20日，晋军阀锡山部聘赵为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。在任未及一月，晋军溃败，去职。

②岫云书窠，王献唐书斋名。

跋翁覃溪《〈乐毅论〉翻刻表》。

八月十二日

阅《梅村年谱》，撰《〈乐毅论〉翻刻表》跋。晚间玉章^①来，致孔静庵^②一函，托其斡旋经费。以藏书四种送聚文斋写书根。又录数十首送万青存阅。

八月十三日

撰书籍跋三段。午后至曲水亭取书，飞机又至，回途在东方书店购鲁迅著作二种、《东方杂志》三册、《国闻周报》四册。接观民来信，已转函财厅代索欠款。闻张东荪新有《省思论》与《新无思论》颇佳。[略]阅廿四史样本并《东方杂志》又七篇。十二时睡。聚文斋送所装书籍六种，并将明成化刻本嘉靖补版之《南丰类稿》（字刻极古朴，印刷较次）还之。

八月十四日

撰《尚书表注》跋。从山东书局借宝芸斋抄本《叔庐札记》，索价四十元，仅二十餘页。即篝灯抄之，尽十六页。近处炮声，时作时辍，至夜二时才休。

八月十六日

得张稷若《风角书》刻本钞本各一种，钞本有周定斋一跋，则藉书园^③旧物也。外明代考卷纸首页一幅，《明成化买地纸券》二帧，皆甚得意。回寓，反复比观，以为半月来无此乐也。祥农、亮宾^④先后来，致心如一函。伊拟约予一谭，欲将图书馆交予接收。劫后心冷，不欲再从事于此，已囑祥农谢之矣！日间遇子愚^⑤亦使余速接，仍未应之。行当遄归故园，闭户读书耳。

八月十七日

祥农、亮宾来，以赵馆长之属，请余到馆接收，当作一函，力述不可即接理由，使其带去，谢之。[略]阅《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》，其《尚书表注》一种，为元金履祥撰，竟著录为宋槧二卷，疑系误讹，俟再查《元史》本传。十一时睡。是日细雨，由早九时起至下午四时半，一日不止。《叔庐札记》有释允字一段。《东洲草堂金石跋》有释□字一段，俟编入《评高田忠周之〈古籀篇〉》^⑥文中。

八月十八日

忽兴发欲游千佛山，即觅车前往，路过南门里书肆，得旧抄本《南游记》。出外城门后，见千佛青翠欲滴，心目为豁，行近山前，舍车乘轿，迤逦

①秦玉章，在山东报馆工作，献唐多托其抄录书籍。

②即孔令灿，山东曲阜人，历任山东省立七中（济宁）校长、山东省教育厅科长等职。

③藉书园，清代山东著名学者兼藏书家周永年之藏书室名。

④即邵协寅（约1904—？），字亮宾，山东定陶人，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阅览部主任。

⑤即王近信（约1894—？），字子愚，山东菏泽人。时任山东教育厅秘书、山东省立图书馆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。

⑥高田忠周，号士信竹山，又号未央学人，日本东京人。生平精力悉萃于小学，历三十五载成《古籀篇》，网罗了当时甲骨文、金文数据，编集规模之大，给中国文字界以很大影响。

登山，夹道风吹衣举，且行且读，至寺内浏览一过，略无是处。[略]惟入门千佛崖，泉声活活，清气沁人，为全山之最胜处。崖上有隋开皇石刻三段，求拓本不可得。山坡中矗立二碑，一为南极老人，一为无量寿佛，隶书八字，字径二尺许，骨重神飞，攀援摩娑观之，为光绪时历下汪某摹勒，或系从他处钩得。隶书中之大而精者，就余所见，当以此刻为第一也。

再跋旧拓本赵书《天冠山诗》。

八月十九日

千顷堂主人朱君以旧墨一盒来看，膺品也。南门里书肆亦持初印雅雨堂刻书四种，及毕道远、俞曲园联来。留俞联一付，真而不精，此老书法固如是也。午后校《山左碑目》二十页，赴教育厅，适何厅长^①将到车站，子愚等往迎之。匆匆谭数语，仍强余接收，尚未允也。

八月二十日

前记朱君藏有铜盆一具，甚奇异。朱君急欲出售，来商价目，俟当设法收入图书馆保存，不欲为外人所得也。[略]接何厅长函，属余速往接收图书馆，适祥农来，即属其转知伯干^②、亮宾晚间来谭。并与赵馆长约期见面。晚间大雨倾盆，雨中又时闻炮声甚近，极系隔河轰击也。聚文斋以李南涧旧藏明版《宋史》来，有南涧印记，甚真，眉批亦多，但非南涧手迹，即留寓细看。俊丞偕马君三人来，在此晚餐。去后略考《宋史》南监本，补版次数，并撰明钞本《大明一统赋》跋。

八月二十一日

接何厅长电话，属往一谭。既至，力劝余接收图书馆，请辞职不许。但房屋因雨毁坏动费觉巨款，开馆不易，略商办法归来。[略]此次勉作“冯妇”^③，真非本怀，正如一局棋，一出戏。后日茫茫，尚未识胡底也。晚饭时坚叔来，即在此同餐。校《山左碑目》十二页。致莘农及家中各一函，阅《南唐二主词》。十一时睡。昨日闻高密马君言，高密古城卅年前曾发见古墓内有隶书巨砖，字多寡不等。

跋何媛叟行书条幅。

八月二十二日

伯干、辑五来，以书数种属辑五装订。午后至图书馆召集职员谭话，并请祥农等点查古物。回过曲水亭，得古钱数品、拓片六种，又在芳润阁购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、《惜抱轩书录》各一种、明版《容斋三笔》残本二册。希农^④、

①何思源（1896—1982），字仙槎，山东菏泽人。历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、经济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，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委，北平市市长等职。

②即秦惟楨（约1884—？），字伯淦，山东日照人。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事务部主任。

③成语“再作冯妇”，比喻重操旧业。

④丁希农（1891—1978），名原丁，字希农，山东日照人。精于书画、篆刻。

祥农先后来，接坚叔函，送所刻“献唐题记”印章。阅《经眼录》二卷。

八月二十四日

过教古斋，出明拓《孔彪碑》及顾千里手校汪刻《说文系传》相示，并携其澄清墨帖一册，在丹铭处晚饭后回寓。细阅《说文系传》，有顾千里、黄芑圃、汪闳源、何义门、杨绍和等印章，似不甚底。归途从山东书局取祁刻本，灯下细校，知顾氏所据为汲古阁景宋抄本，祁氏所刻亦即以景宋本为蓝本，所有顾校胜处，祁本均有之，但内有顾氏自校语，拟于明日钞录之。原书索价三百元，如能减少不甚大，亦可购之。

八月二十五日

细阅顾校《系传》全部，书系原本，印章皆伪，最可笑者，内有何义门二印，汪书之刻在乾隆四十七年，义门卒于康熙六十一年，先于汪书六十一年，竟有义门之印，可证其伪。且《檀书隅录》亦著录此书，未及各家印章，其它各书无不详细胪列，尤可知为他人伪刻也。[略]拟作《〈说文系传〉三家校语录》一文，所谓三家者，一桂未谷手校汪刻本；一王葦友校祁刻本；一顾千里手校汪刻本也。

八月二十七日

从南门里书肆得抄本《雷太史诗》五卷，钞手甚精。玄字不缺笔，清初钞本也。[略]撰《〈说文系传〉三家校语挾录》四百餘字，用思极苦，觉王葦友、顾千里所校，尚有未尽也。

八月二十九日

再写《校语录》，修正通志局文稿三件。芳润阁主人以苏书《醉翁亭记》墨迹长卷来，伪迹也。阅《百川书志》一卷。

八月三十日

过教古斋，与商《系传》书价。回寓续撰《校语录》，记葦友校本内容，直至夜十一时，得二千餘言。

八月三十一日

续撰《系传校语录》，湖北熊猷方来访，询图书馆金石，谈一时去。[略]致刘菊坡及王秉周各一函。

跋谢蘊山手改本《西魏书叙》。

跋籍书园钞本《风角书》。

九月一日

聚文斋以批本明槧《尚书》残本来，此书前为图书馆购一部，少此一本，适可补阙。[略]从翰文斋购宝汉斋帖一部共八册，当系原刻，至覆刻则直不堪入目矣。

九月四日

朱一清来，苏书《上清词》已成交，内有邓元固祖孙四代收藏印，为聊城邓氏故物。现其后裔尽以藏帖挾济求售。余昨得书谱亦邓氏物也。此《上

清词》以收藏者年代考之,当为明拓。朱君又以渤海藏真及唐碑数种来看,无可留者。午饭后至图书馆检阅《东昌府志》及《二苏诗文集》,对证拓本文句及收藏者事略。[略]敬古斋主人来言,顾批《说文系传》最低须二百元,笑谢之而已。

跋蔡临《书谱》拓本、跋明拓苏书《上清词》。

九月五日

续撰《语录》,共得一千餘言。葦友一家已录毕。十二时睡。阅《宋元旧本经眼录》,成书跋二则。

九月六日

阅报,知省府委员大半调皖,惟何仙槎仍旧。[略]旋赴财厅,知凭单已批发一个月,连日为此奔波欲死,至此始得眉目矣。[略]饭后仍续撰《校语录》,至十时,共得十四页,得二千言。十一时睡。阅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一卷。

九月七日 星期日

辑五持明李调阳刻《周礼》,批校甚多,云是淮邑陈氏所藏,藏者谓为许印林批,字迹并不似,中有壙案多条,或是谢壙所为亦未可定,笔迹颇有相似处。接家信。阅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。以南涧藏南监《宋史》还辑五。

九月八日

午饭后至财政厅守候提款,至三时方完。回路逢彦衡,请其办理手续。彼竟以小事芥蒂,力为掣肘,且出言不逊。极力道歉始罢。此事且看明日如何,果竟掣肘到底,则是因私害公矣。人心难测,世路崎岖,但咎余不善处世而矣! [略]接稼民函,代钞之《葦友文集》及东原校本《左传补注》均竣事。

九月十日

九时起,接伯干函,知经费已支出,九牛二虎之力也。[略]至敬古斋,出其代售之《穆天子传》^①,为黄荊圃所校,海源阁旧藏也。原为明《汉魏丛书》本,全书不过二十页,索价至一百二十元。即连《顾校系传》^②合给百三十元,未识能售否耶?

作者单位: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

①王献唐藏黄跋《穆天子传》,后归周叔弢,周氏捐赠天津图书馆。参见李国庆:《王献唐先生与黄氏校跋本〈穆天子传〉》,载《山东图书馆学刊》2009年第3期。

②顾校《说文系传》,后归济南张亦轩。